

第一章 驗屍證清白

臘月初一這天，盛京終於迎來了入冬後的第一場雪。

桑柔看著外面陰沉的天色，心中歎了一口氣，「爹，我去城東徐大夫那兒給您抓幾服藥，您有什麼需要就喊張嬸子過來幫忙。」

一股腥甜湧上喉頭，秦老爹劇烈地咳嗽了起來，「不用去了，妳把銀子攢起來，日後當嫁妝。」

桑柔急忙走過去幫她爹拍背順氣，「不用攢，用不上的。」

秦老爹愣了好半天，才歎了口氣道：「終究是爹誤了妳。」

天啟國女子十五及笄後便可嫁人生子，她早過及笄之年卻始終未見有媒婆上門提親，一切皆因她作的身分。

在天啟國，賤籍世代相傳，秦家是賤籍，生在秦家的桑柔自然一出生便是賤民，賤民只能從事賤業，作作便是其中一種。

作作成天與死人打交道，十分晦氣，不要說貴人良民，就是其他賤民都是鄙而遠之，所以縱使她姿色出眾，卻因這作的身分沒有人家願意要她。

「爹，您又胡思亂想了。」她扶秦老爹躺下後，到隔壁張嬸子那裡交代了幾句，便走出了家門。

城北到城東來回要一個多時辰，她想著早去早回，沒想走到拐彎處時一把香粉朝她迎面撒過來，她暗道一聲不好，脖頸緊接著吃了一棍，頓時兩眼一黑，倒在地上。

昏暗的巷子口竄出兩個高大的男人將她搬起來扔進馬車裡，急馳而去。

再醒來時，桑柔發現自己手中握著一把匕首，趴在一個女人身上，而她手中的匕首正好插在女人的心臟處！

她嚇了一跳，一骨碌爬起來，一番檢查後確定那女人已死去多時，胸口的匕首是死後才刺進去的。

這是什麼地方？

鏤空窗櫺雕刻著繁複且栩栩如生的圖案，天青色六稜長頸瓶裡插著幾枝半開的梅花，黃花梨木製成的案桌上放著數方寶硯，整個書房內處處透著精緻而富麗的格調。

忽然，外面傳來一把嬌滴滴的聲音，「來人，把門給我打開！林大人，民女發現命案後便馬上令人將門反鎖，秦桑柔那賤民絕對跑不了！」

門吱呀一聲被打開，湧進來一群人，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個年芳十八上下的女子，身穿絳紅色石榴花對襟襦裙，高疊的雲髻上插滿了做工精細的玉鈿簪子，媚眼如絲，體態妖嬈。

桑柔掃過眼前的人群，眉頭不禁一蹙，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她認識的，「這是什麼地方？你們將我綁過來有何目的？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王惜夢嗤笑一聲，「秦桑柔，此時才來裝糊塗未免過遲了吧？人贓俱獲，就算妳此刻扮失憶也難逃制裁！」

她說完轉身對身穿官服的男人道：「林大人，李玉妹妹和表哥兩情相悅，秦桑柔

心生嫉妒居然痛下殺手，請大人為李玉妹妹做主。」

「王姑娘放心，本官作為一方父母官，為民伸冤做主乃是義不容辭的事情。來人，將罪犯拿下！」

「是，大人！」一個衙役應道，朝她走過去。

桑柔不動聲色地抓住身邊的椅子，就在衙役伸手要抓她的時候，她閃電般抄起手中的椅子朝那衙役掄過去。

衙役大吃一驚，但並未失了方寸，只見他身形一閃，躲過襲擊而來的椅子，再伸手抓住椅子一角用力一拉，輕輕鬆鬆就奪回了主動權。

桑柔中了迷魂藥，身上的氣力還完全恢復，原本就只是拿椅子當個幌子罷了，只見她嘴角一勾，穩住身子，抬腳就往對方的胯下踹去！

衙役心道不好，顯然沒料到眼前的女子看似柔弱實則凶悍，用的招數也毒辣，他想棄掉椅子後退卻為時已晚，這一腳下去他的臉色頓時就白了，用手捂住受罪的部位，在地上痛得死去活來。

王惜夢嚇得臉色煞白，尖聲大叫，「來人啊！快來人啊！」

桑柔自然不會給她求救的機會，她已經明顯感覺到力不從心，再來幾個人肯定打不過，必須擒賊先擒王！

只見她身形一閃，快速奔到女屍旁邊，一把拔出插在心臟處的匕首，再一把抓住正準備往外跑的王惜夢，匕首抵在她的臉頰上，「叫他們都退後，否則我一刀毀了你的臉！」

王惜夢抖如篩糠，尖著嗓音叫道：「退後！退後！你們這群飯桶，全都給本小姐退出去！」

桑柔跑過去抓王惜夢時，林知縣跑得比兔子還快，這會他已經安全退到門外，拉著兩個下人擋在自己前面，只伸出一顆頭，指著桑柔怒喝，「秦桑柔，人贓俱獲，妳居然還敢反抗，本官要將妳就地正法！」

桑柔一聲冷笑，「人贓俱獲？我想問一下，所謂的人證和物證在哪裡？」

「妳還敢狡辯，人證物證不都在妳手中嗎？」

「我手中？林大人說的該不會就是這匕首以及這騷娘們吧？」桑柔將手中的匕首在王惜夢臉上拍了拍。

王惜夢柳眉倒豎，「下賤東西，我王惜夢豈是妳這種人能詆毀的，再敢說一句，看我不撕爛妳的嘴！」

「那妳儘管試試。」桑柔一個冷眼掃過去。

王惜夢渾身打了個冷顫，氣得幾乎吐血，她這輩子第一次這麼憋屈，被人罵作騷娘們還不能反抗。

不是說好找個無父無母的賤民嗎？這無花門到底給她找了個什麼鬼，會武功不說還忒囂張！

林知縣看了王惜夢一眼，最終還是點了點頭。

桑柔再問：「林大人是說我用手中的這把匕首殺死了地上的女屍，然後殺人的過程正好被這騷娘們看到了？」

林知縣再點頭，「就是妳說的這樣。」

「林大人，你這是眼瞎了還是眼瞎了？難道你沒看到這匕首上的血只沒了一寸嗎？」

林知縣嘴角一抽，差點破口大罵，居然敢辱罵朝廷命官，他要讓衙役抽爛她的嘴，看她還敢不敢如此無法無天！

只是他剛才使眼色派出去的下人這會還沒到衙門呢，得繼續忍一下。

他看了看桑柔手中的匕首，匕首上的血跡的確只沒了一寸，「看到了，那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那證明你是沒腦的豬！說你是豬還侮辱了豬，難道你不知道匕首入心臟一寸根本不會致命嗎？」

「妳……放肆！」林知縣氣得渾身哆嗦，他何時被人這麼辱罵過？

外面的人群中忽然「噗嗤」一聲，好像是有人憋不住笑出聲音。

林知縣聽到這笑聲，臉漲成了豬肝色，「誰？誰在笑？給本官站出來！」

外面一片冷寂，哪裡有笑聲，只聞風聲拂過樹葉的聲音沙沙作響。

桑柔抬頭，眼神在人群掃過，沒發現任何異常，只當是風聲。

王惜夢誇張地嘲笑道：「妳說不會致命就不會致命，妳以為妳是誰，我們憑什麼信妳說的？」

「又是一個腦子被驢踢的。」桑柔面無表情，「既然妳不相信，那我只好試驗給妳看了。」

她手起刀落，「嗤」的一聲，匕首直接刺進王惜夢的心臟處，王惜夢像被殺的豬一樣，嚎叫了起來。

桑柔覺得自己的耳膜快被這魔音穿破了，她翻了翻白眼，毫不憐香惜玉地將匕首再次拔出來。

王惜夢痛得眼淚直飆，「秦桑柔妳這下賤東西，我要殺了妳！我要殺了妳！」

桑柔對林知縣揚了揚手中的匕首，「林大人，都看到了吧？這騷娘們的心臟被匕首刺入一寸，還能這麼鬼哭狼嚎、中氣十足，證明這點傷根本死不了人。」

眼前的女人簡直就是魔鬼！說刺就刺，連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林知縣生生打了個冷顫，「那……妳說她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說你瞎你還真瞎，你難道沒看到屍體咽喉處的勒痕嗎？那勒痕紫中帶赤，死者雙眼緊閉，臉上青紫腫脹，所有的症狀都表明死者是被人勒死，而非刺死。」

林知縣被罵得臉都氣紅了，可桑柔的毒舌還沒完呢，「發生了命案，你一不帶仵作驗屍，二不帶眼睛和腦，一過來便要定案抓人，如此不分青紅皂白、草菅人命，還敢自稱一方父母官，這麼不要臉的話你怎麼好意思說出口？」

桑柔的話剛說完，就聽到屋梁上方傳來一個怪裡怪氣的聲音，「不要臉！」

眾人抬頭一看，這才發現屋梁上不知道何時站著一隻黑色的鳥，形似烏鴉，只是與烏鴉不同的是，牠的嘴和足皆為橙色，雙眼和後頸處有鮮黃色肉質垂片。

林知縣氣得幾乎心絞病發，被一個女子指著鼻梁罵不要臉就算了，現在連鳥都敢欺負到他頭上，「來人啊，將這死鳥給本官打下來！」

下人聽到後紛紛到花壇找石頭。

那鳥好像聽得懂人話，撲騰了一下翅膀，朝外面飛出去，飛到林知縣頭上時停下來，長喙一張，再次叫道：「不要臉！」

林知縣氣得跳腳，指天破口大罵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天上掉下來一團白色的稠狀物，正好落入他朝天張開的嘴巴裡。

桑柔看得分明，落入林知縣口中的分明是一坨鳥屎，緊繃著的嘴角終究是往上揚了揚。

林知縣氣得話都說不出，連連朝著地上吐鳥屎和口水，等下人拿著石頭趕過來時，那鳥已經飛得不見蹤影，下人連忙打水給林知縣漱口。

桑柔雖憤怒不已，但心裡也明白自己的身分和處境，再糾纏下去只會對她不利，於是挾持著王惜夢一邊往外走，一邊開口道：「林大人，我已證明自身清白，只要你們答應不再為難我，我可以當今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。」

林知縣還來不及做出反應，就聽到院子中傳來一個低沉慵懶的男聲，「就算死者是被勒死的，妳依然無法證明妳的清白，我可以說是妳先勒死死者，因怕死者沒死透而補上一刀，卻在補刀時被人看到。」

桑柔眉頭一凝，原來剛才的笑聲並不是幻聽，而是真有其人，只是直覺告訴她——這人絕非下人那麼簡單。

本來還詞窮的林知縣聽到這話，矮軀一震，「此話言之有理，秦桑柔妳這賤民，本官看妳還如何狡辯？」

桑柔一聲冷笑，「看這架勢，今天我不證明自己清白的話，想必是走不了人。」

「動手殺人、毆打官差、辱罵朝廷命官，秦桑柔，妳以為妳在做了這些事情後還能安然無憂地離開？呵，真是白日作夢！」王惜夢捂著胸口的傷口嘲諷道。

桑柔冷冷掃了她一眼，意味深長道：「是不是白日作夢，一會自見分曉，屍體會告訴我們，誰才是真正的凶手！」

一陣冷風吹來，桌上的油燈搖曳不定。

王惜夢看著地上的屍體，頓時感覺脖子背後涼颼颼，不禁打了個冷顫，「妳少在這裡危言聳聽，人都死了，怎麼可能開口？」

「人死了自然是不會開口，但屍體上的每一道傷痕，都會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她是怎麼死的，又是誰將她害死的。」桑柔轉身對林知縣道：「林大人，請你讓人準備兩樣東西，炭火盆和醋，以及一個做筆錄的人，我要驗屍。」

王惜夢聞言渾身一震，臉色頓時煞白一片，「妳會驗屍？」

桑柔愣了，低眸沉思了一下道：「不知道我是誰就將我綁回來，妳也算膽大了。」

王惜夢一臉心虛，「妳、妳胡說些什麼！」

看了看王惜夢的反應，桑柔心裡便又明白了三分。

她原本以為王惜夢跟剛才出聲那男子是一夥的，現在看來將她綁過來的人的確是王惜夢，只是她也被人擺了一道，換句話說這是個局中局。

她剛才急著想走，這會改變主意了，她倒要看看設這個局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，千方百計將她引到這裡來目的又是什麼。

東西很快就被送了過來，管家也備好了紙筆充當書吏。

桑柔走到女屍旁邊，蹲下去一番簡單的檢查後，開口道：「死者女，年約十八，身長四尺八寸，身穿桃花色對襟襦裙，衣衫不整，髮髻鬆散，面上有抓痕，指甲裡充滿了皮屑和血汗，由此證明死者在死前經過劇烈的掙扎或者打鬥。」

「死者右腳穿紅綢牡丹繡鞋，左腳赤裸，房中未見鞋子蹤影。我與衙役打鬥之前，房間物品擺放整齊，未見搏鬥跡象，可推斷此房並非第一案發現場。」她頭也沒抬地問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辰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

站在一邊的管家應道：「酉時，這裡是鹿蘭縣林府。」

她出門時還不到未時，現在是酉時，也就是說她昏迷了差不多兩個時辰。

桑柔轉頭看著王惜夢，「那妳看到我用匕首插進死者胸口又是什麼時辰？」

「未時。」王惜夢瞅著她，看到她眉頭微挑馬上改口，「不對不對，是申時。」

「一點小事都記不住，妳腦子跟旁邊的花瓶一樣只能當擺設嗎？到底是未時還是申時？」桑柔的語氣有些不耐。

王惜夢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自己被罵沒腦子，氣得雙頰通紅，咬牙切齒道：「申時，申時一刻！」

桑柔聽完，想了想，卻沒有做任何評論，而是轉頭看著門口道：「請在場的所有男人都轉過身去，我要進一步驗屍。」

人雖死，但亦有尊嚴，屍體同樣值得被尊重。

看到屋裡的男人轉過身子後，桑柔這才將女屍身上的外衫裡衣一一脫下，直至一絲不掛。

「屍體仰面平臥，頭朝西南腳向東北，屍身已現屍斑，呈暗紅色片狀，屍體仰臥位，屍斑出現的位置應在枕、項、腰背、臀及四肢的後側，可如今卻出現在面、胸、腹部以及四肢前側，說明死時是俯臥位，屍體有被人移動過的痕跡，以此證明我前面的推斷是正確的——此房並非第一案發現場。指壓屍斑，完全褪色，屍僵而不軟，結合屍斑位置，推斷死亡時間為六至九個時辰，也就是今日的丑時到卯時之間。」

說到這，她將放在一旁的衣衫蓋到屍體的隱私部位，站起來對著門外道：「驗屍至此，已足以再次證明我的清白。首先，丑時到卯時之間我正在盛京家中休息，家中老父可以作證……」

門外那帶著幾分慵懶的男聲忽然插口道：「有其他人證嗎？」

桑柔微一皺眉，「沒有。」

低醇男低音輕呵一聲，語氣帶上幾分倨傲，「至親不能作證，而且令尊身患頑疾，每天服藥後會昏睡兩三個時辰，盛京到鹿蘭縣只有四十里路，妳有足夠的時間往返和作案。」

沒想到這人對她的背景如此了解，寒冬臘月的天氣，桑柔的後背滲出了一層冷汗。月上柳梢頭，銀白色的月光如水輕灑，皚皚的雪地上映出一高一矮兩個影子，一地夜色，森涼無比。

樹梢上有鳥怪叫了兩聲，鳥聲停，那低醇如酒的男聲又飄了過來，「妳說了其一，

這其二呢？」

桑柔的眉頭緊蹙，「死者死於丑時到卯時，我若真如你所說，殺了人後怕其沒死透，那我應該在一兩個時辰內回來，在死後五到八個時辰後才回來補上一刀，一不合理，二是自投羅網，以此可推翻你之前的臆斷。」

「我上面的話只不過是一個猜測，妳回來可以是怕人沒死透，也可以是遺落了什麼重要物品，至於死後再補刀這就更好解釋了——破壞屍體、混淆視聽。」

桑柔袖子下的拳頭捏緊了，「你到底是誰？處心積慮將這殺人之罪嫁禍到我身上，到底與我有何冤仇？」

「我是誰？」那聲音，帶著明顯的清傲和嘲諷，「目前妳還不夠資格知道。」

桑柔眉頭一蹙，這人設局害她，卻要她自證清白，目的何在？

剛才去隔壁房間包紮傷口的王惜夢一回來聽到這話，趕緊煽風點火道：「林大人，民女可以作證，民女看到秦桑柔這賤民用刀插進李玉妹妹的胸口後，的確在書房裡面鬼鬼祟祟的，好像在找什麼東西。」

林知縣心眼如針，自然不會放過這落井下石的機會，他如跳梁小丑一般揮著袖子，「記下來，快將王姑娘的話一字不漏記下來，本官倒要看妳這刁民還如何申辯！」管家點頭應是，筆下不停。

外面的雪已經停了，月光爬過窗戶透進來，她白皙細緻的雙頰被凍得有些發紅，一雙美眸在月光中清亮無比。

半晌，她呵出一口白霧，轉身看著地面上的屍體道：「再驗！」

她掀掉屍體上的衣衫，「死者全身有明顯傷口兩處，一為左胸，二為喉嚨。左胸處傷口為刃傷，縱向，寬深各一寸，傷口皮肉沒有血花，肉色乾白，說明是死後才被人刺傷。」

「死者咽喉處有明顯的勒痕，勒痕紫中帶赤，現繩索花紋狀和壓跡狀，繩痕顏色淡，頸部周圍有繩索拉擦痕和片狀表皮剝脫；死者顏面青紫腫脹，雙眼緊閉，眼瞼帶有針樣大的出血點；死者雙拳散開，呈爪狀；繩子勒在喉下，死者嘴巴、牙關皆閉合，扳開牙齒後，舌抵上顎……」

桑柔說到這裡忽然停了下來，她將頭朝屍體的嘴巴湊近，雙眸盯著死者的牙齒，神情嚴肅，「將燈拿過來！」

站在兩步遠背著身的管家對站在一邊的丫鬟使了個眼色。

那丫鬟本來就兩腿顫抖，不敢看地面的屍體，這會攤上這苦差事，一張臉都快苦出水來，但還是戰戰兢兢走過去。

桑柔就著燈光，用隨身攜帶的鑷子摳下上門齒黏著的東西。

她將那東西拿到燈下細細一看，嘴角往上一揚，「死者上牙門黏有皮屑血汗，應是為打鬥過程中咬下凶手的肌膚表皮，一切都表明死者是被人從背後勒死，只是房中未見作案的繩索。未穿鞋的左腳後跟有摩擦，應是移屍過程造成，全身餘部未見明顯損傷。」

這一次驗完，桑柔不是只將衣衫蓋在屍體身上，而是讓一旁執燈的丫鬟幫忙，兩人合力幫女屍重新穿上衣衫，可因屍體僵硬，頗費了一番力氣。

給女屍穿好衣服後，她走到門外淨手，然後再從一早準備好的醋桶裡舀了一瓢醋，往炭火盆上一澆，人來回跨炭火盆三四次後方才停住。

做完這一切，她對著一屋依然背過身子的男人道：「你們可以轉過身來了。」

夜涼如水，男音溫涼，「驗完了？」

她面無表情，「廢話。」

「噗嗤——」她話音剛落，窗外傳來一聲笑。

桑柔秀眉一挑，她剛才以為這設局之人只有一人，現在看來，這笑聲和低醇的男聲分別來自不同的人。

冷風吹過，一陣詭異的沉寂後，低沉的男音緩緩響起，帶著幾分不悅，「蛤蟆縱，五十個。」

「打個商量，回去我自跳一百個？這裡有這麼多美麗的姑娘，這蛤蟆縱實在有辱我玉樹臨風的形象。」有別於那低沉的男音，這把男聲聽上去清澈溫和，猶如春泉。

「一百個，現在。」

過了一會，院子裡響起了此起彼伏的跳躍聲。

桑柔順著窗外看出去，只見一個灰色的身影從假山後面跳出來，曲張著兩條大長腿，像隻蛤蟆一樣在院子裡面一縱一跳的，樣子滑稽得緊。

「說吧，希望妳這次說的不是廢話，因為這是妳最後一次機會了。」低沉的嗓音伴隨著院子裡的跳躍聲響起，帶著三分清高的倨傲，七分冷漠的不悅。

桑柔在心裡冷哼了一聲，特意強調了「廢話」兩個字，這男人也忒小氣巴拉的。

桑柔指著王惜夢，眸色冷然道：「妳——王惜夢，就是殺死李玉的凶手！」

王惜夢神色一愕，繼而聲色俱厲道：「妳……妳信口雌黃！被人賊俱獲的人是妳，妳這賤民居然還有臉倒打一耙！」

「妳放心，我會讓妳心服口服的。」桑柔一臉清冷，「殺人總得有個緣由，也就是所謂的殺人動機，王惜夢妳進來之前跟林大人說，我是因為嫉妒李玉和妳表哥的感情而起了殺機？」

王惜夢梗著脖頸，「沒錯，這就是妳殺人的動機！妳這心思歹毒的賤民，我告訴妳，就算李玉妹妹死了，妳也別想進林家的門！」

桑柔一聲冷笑，「長得醜就不要妄想攀高門，沒有頭腦就不要學人說謊。我跟他們倆素昧平生，何來的愛慕與嫉妒？妳要學人做這栽贓嫁禍的事情，也不事先打打草稿。」

「妳、妳……」王惜夢氣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「素昧平生？秦桑柔妳才是說謊不打草稿，妳是林府的丫鬟，妳的賣身契還在我手中呢！」

桑柔挑眉，「哦？是嗎？那倒是新奇了，敢問這賣身契是什麼時候簽的？」

王惜夢有些猶豫，「半、半年前。」

桑柔緊接著問：「這賣身契現在在何處？」

王惜夢從懷裡拿出一張折疊的紙，揚了揚，「在我這裡。」

桑柔冷笑，「準備得還滿周全。」

王惜夢臉上剛露得意之色，便聽桑柔手指窗外喝道：「什麼人！」

她轉頭去看的瞬間，賣身契便被桑柔一把搶了過去。

王惜夢氣急敗壞地吼道：「妳……卑鄙的賤民！秦桑柔，妳以為撕掉就可以不認帳嗎？我告訴妳，林府上下的人都可以作證，按照《天啟律法》，以下犯上，殺害主人者斬，妳就等著被凌遲處死吧！」

「妳放心，我斷然不會撕掉，這可是妳偽造假證的最好證據。」桑柔說著展開賣身契低頭一看，搖了搖被染黑的手指頭，嘲諷道：「我很想知道這是哪家的墨，半年了還不乾？」

王惜夢的囂張戛然而止。

桑柔將賣身契折好放進懷裡，「妳有想到偽造賣身契，怎麼就沒想到賣身契上的手印是偽造不了的？還有，幫妳出這餽主意的人難道沒有告訴妳，我在京兆府當了六年的仵作，京兆尹趙大人和府衙上下的人都可證明我的身分。」

王惜夢的臉色一下子白了，她扭頭看向門外的假山，假山處卻沒有任何回應。

桑柔順著王惜夢的視線看出去，冷笑道：「不用看了，事到如今妳還沒想明白嗎？妳跟我一樣被人設計了。」

王惜夢眼神閃爍，「妳、妳說什麼？我一點都聽不懂。」

桑柔挑眉，「我沒時間跟妳扯犢子，現在妳是自己認罪，還是想繼續享受被揭穿的過程？」

王惜夢滿面怒色，「我認什麼罪？妳少在這裡血口噴人！」

「既然妳選擇後者，那我也就不客氣了。妳對妳表哥有情，無奈妳林表哥和死者李玉兩情相悅，妳心生嫉妒，在和李玉爭執的過程中失手殺人。事後妳一邊讓人找賤民來做替死鬼一邊賄賂林知縣，企圖瞞天過海，掩蓋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！王惜夢，妳說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王惜夢臉上一片慘白，「妳……妳胡說！」

「我有沒有胡說，看一下妳的手臂便一清二楚了！」桑柔不給王惜夢任何反抗的空間，一步上前，右手閃電般扣住王惜夢的右手臂，反手一扭，再抬腳一踢。

王惜夢「砰」的一聲跪倒在地上，左手撐地。

桑柔一把擻起她的袖子，月光之下，王惜夢白皙的手臂上赫然出現幾條紅痕，手腕下方有一個帶著明顯牙印的傷口，表皮破損的地方一片赤紅。

她將王惜夢的右臂用力一擰，「王惜夢，妳現在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王惜夢痛得眼淚都出來了，可還企圖做垂死掙扎，「妳這賤民，快放開我，來人啊！快抓住這賤民……林大人……快救我……」

桑柔冷笑，「不用叫了，林大人他自身難保。」

王惜夢心一驚，扭頭望向身後，外面不知何時來了十幾個衙役，中間站著一個身穿官服、四十多歲的男人。

他劍眉飛揚入鬢，面容威嚴，指著林知縣厲聲叱道：「身為朝廷命官，你不思為民做主也就罷，反而還貪汙受賄、草菅人命，陷鹿蘭縣的百姓於水火之中，罪行簡直是罄竹難書，林萬雲，你可知罪？」

林知縣「砰」的一聲跪到地上，磕頭如搗蒜，「巡撫大人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還請大人開恩啊！」

王惜夢一看這架勢，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面無人色。

「來人，將這兩人一起押回衙門！」

「是！」幾個衙役走上前去，毫不客氣地將王惜夢和林知縣壓著走人。

「秦姑娘請留步。」巡撫大人沈清叫住也想往外走的桑柔。

桑柔轉身，給沈清行了個禮，「不知道大人有何吩咐？」

「妳是作伴，又被牽連進這個案子，所以需要妳跟我們回衙門走一趟，做個人證。」

她點頭應承，轉頭看向窗外的院子，月亮已經完全升上高空，白色的月光灑在院子的積雪上，晶瑩剔透。

窗外，那做蛤蟆縱的男子早已不見了身影。

Crescent